

清代  
叢刊  
筆記

退庵隨筆

梁章鉅著

五



退庵隨筆卷十五

清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讀經二

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教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為侯國作。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婚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

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諸侯與其大夫而言。闕百詩云。此書決為侯國之書。但恐其本數不止於此。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而婚禮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之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知此外之亡逸者多。而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文古義奧。傳習尤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鄭氏以前絕無注本。其後有王肅注。見於隋志。唐初已佚。為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亦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愬二家之疏。定為今本。朱子語錄謂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鄭賈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畧。近世永嘉張澍忠甫校定印本。號為精密。較他本為勝。亦不能無舛謬云云。朱氏經義考以為已佚。今惟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僅存大旨。株守釋文。往往以俗字轉改。六書正體。殆即朱子所譏舛謬者。然古經漢注之謬文。

脫句藉以考識舊帛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非淺小矣。

昔顧亭林以唐石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謬脫尤甚經文且然况注疏乎賈疏冗蔓鬱轉不及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代注疏各為一書疏自成平校勘以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為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則可而明人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矣今惟阮芸臺先生校勘本稍存唐宋舊觀也

李如圭儀禮集解朱氏經義考亦以為未見今從永樂大典排纂成書者尚得其十之九宋自熙甯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為之釋多能發賈疏所未備又以讀儀禮者必先明古人宮室之制別為儀禮釋宮一卷條分臚序參考證明尤足為治儀禮者之圭臬惟朱子大全集中亦載其文大畧相同考宋中興藝文志文獻通考所引稱朱子嘗與李如圭校定禮書疑朱子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誤取以入集觀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

儀禮不特經難讀。即注疏亦難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疏繁贖。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尋。朱子語錄。且苦其不甚分明。何況餘子。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為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者避而不道。淺學者又欲言而不能。今欲爬梳剔抉。使條理秩然。不復以辭義鞅鞅為病。方於後學有功。則宋魏了翁之儀禮要義。元教繼公之儀禮集說。我朝張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之儀禮章句。皆可稱善本。

劉次白鴻翔曰。周官之為人口實者。論者謂新室之所增益也。若儀禮乃周公之遺。孔子所嘆為郁郁者。在聖人當時。未嘗不起以義。而在後世。亦未必盡順乎情。善哉。邾敬之言曰。儀禮有不宜於今日者。如士冠禮。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婚禮。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於宗室。三月。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於大門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古人無紙筆。故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古人無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俎。用豆。用鼎。祭祀之孫為祖尸。父拜其子也。喪紀之父在母喪。與妻同服也。庶子後父為其母總也。此皆禮之難用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固非後世所及。然即聖人復

生古禮之宜於今者。聖人復之。其為衆之所不安者。聖人亦必不盡復也。今禮之為有道君子所病者。聖人去之。其乖於人情。而或大害於義者。聖人去之。其適於人情。而無大害於義者。聖人亦必不去也。

歷代喪服之書。大抵以儀禮為根柢。而以徐健菴尚書之請禮通考為完備。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於歷代喪期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晰條分。至為詳備。蓋歷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也。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其說。熙甯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又作謝監獄文集序云。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然則為儀禮者。在宋已成空谷之足音矣。以上儀禮

禮記疏引鄭氏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

則此禮記是也。則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而隋書經籍志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說不知所本。證以後漢書橋元傳所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則隋志所言誤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為之疏義者。唐初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孔冲遠修正義。即以二家為本。其書務伸鄭注。亦未免有附會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即衛湜之集說。自言日編月削。閱三十餘載。而後成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自鄙無譏矣。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最為賅博。去取復能精審。自鄭注以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朱氏經義考。蒐輯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其後序自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可



想見其用心之概。近吾友林鈍村一桂手纂周禮長編百冊。陳恭甫以為衛書之比。恐未易言也。

陳澠之雲莊禮記集說。胡廣修五經大全。始專用之。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注疏奧博。不似澠注之淺明。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重。亦不似澠注之簡便。又澠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其書得獨列學官。其實澠書在當時。即不為儒者所稱。朱竹垞至。以免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前。短之。特其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為無益。是以我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而欽定禮記義疏。乃退澠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承學之徒。亦可以知所取舍矣。

禮記一書。為大小戴所遞刪本。與易詩書春秋經聖人手定者有異。故劉向別錄。有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說。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孫炎亦有改易。唐魏徵又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書皆不行。惟元吳澄禮記纂言。分為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至今尚存。近又有任鈞臺啟運禮記章句十卷。定為四十二篇。則以大學中庸冠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

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又有王心敬之禮記彙編八卷。分為三編。上編載孔子論禮之言。次以大學中庸及曾子諸子之遺言。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下編列記中瑣節末事。與吳澄之書又有不同。而其為移撮經文則一。數書中惟任氏章句鎔鑄剪裁能一一薈其精要。足為後學之津梁。餘則粗知其大概可也。

大戴禮記。宋時列為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然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故肄業之者鮮。其實二戴同源。皆先聖人微言舊制。不可不讀。如夏小正為夏時書。所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為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可與論語相輔而行。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為詳。哀公問字句。亦較小戴為確。惟自漢至今。祇有北周盧僕射一注。未能精備。遂至章句混淆。文字多舛。今坊本實不便讀者。應以四庫所校為讀本。而以孔巽軒廣森所輯補注。參互考訂之。禮記

李文貞嘗言。春秋最是難讀。全無一點文采。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用得的確。微而顯。顯而微。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粲然具備。而為人生不可須臾離之書。說春秋者。但當就此意闡發。若必說到夫子竟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怎生峻厲。

則全是隔膜語。夫子不過就現成魯史為之筆削。該稱君。該稱臣。還他个本分。不肯一毫苟且假借。則魯論必也正名一言蔽之矣。

紀文達師云。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穀日月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穀之法。夫刪除事蹟。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藏鈎射覆矣。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採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是春秋為吉網羅鉗矣。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歧派愈多。要之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徇其意見所偏。每多憑心而斷。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矣。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劉炫作規。過以攻杜。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

專門之過。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二百四十年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

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傳與注疏。均謂大有功於春秋可矣。

左氏身為國史。旁羅百二十國寶書。殫見洽聞。實同倚相之能讀墳典。邱索。故蔡墨說乾姤同人。子服惠伯說黃裳元吉。可以證易。史克言十六相四凶。魏絳言有窮后羿。伍員言少康。可以補尚書。楚莊言武有七德。成鱗言文有九德。可以說詩。北宮文子太叔之辨禮。季札之觀樂。可以考禮訂樂。則不但有功春秋。直謂之有功六經可矣。

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文憲治作春秋集注。遂以春為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膠轕之陋。明初此書與胡傳並立學官。迨胡廣等割襲汪克寬纂疏為大全。專主胡傳。而治書遂不行。其實不可廢也。昔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問春秋。開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明白。近李文貞亦言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梁曜北云。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有何不可。據朱竹垞詩。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邱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豈先儒皆未見及此

耶。

杜元凱春秋釋例。本書久佚。今四庫館從永樂大典錄出。尚有十五卷。其大旨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皆史書之舊章。經孔子之筆削。遂成精義。杜氏因此事以求屬詞之旨。更以己意申之。與公穀之例迥異。其世族譜土地名長歷。尤為精核。論者謂春秋以左傳為根本。左傳以杜注為門徑。杜注又以是書為羽翼。信不虛也。

自唐陸淳述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作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培擊三傳者。自此發源。然大旨陰主公穀。故稱左氏序事雖多。釋經殊寡。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為密。其論皆未免一偏。歐陽公及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惟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宋人舍傳求經之派。實唐三家尊之矣。

公羊之學。據注疏引戴宏序。為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則今之公羊傳為壽所撰。舊本題為公羊高者。誤也。其初與經別行。故何氏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今本以傳附經。蓋徐彥作疏時所合。壽距子夏凡六傳。皆口相授受。經師附益。失聖人之意者有之。而大義相傳。終有所授。何氏遂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

晉王接以為乖破大體。不為過矣。

公羊自宋以後。益少專門之學。近孔異軒以為孔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囿於詞例。於聖人制作之精意。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乎。於是殫精研思。作為公羊通義。自序謂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皆非虛言。誠千百年來之絕業也。

穀梁傳為穀梁俶一名所述。俶親受經於子夏。據鄭氏起廢疾。以穀梁為近孔子。公羊為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則穀梁實先於公羊。惟據公羊疏。則傳亦是傳其學者所作。非出俶手。且非僅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即尸佼。則時世在後。何得預為徵引。至其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范氏集解矜慎。亦勝於何氏之解詁。楊士勛疏與徐彥相埒。雖不及孔穎達書之該洽。然自唐以後。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復鮮佐助之力。詳畧殊觀。固其宜矣。

宋孫明復復春秋尊王發微。其說亦陰主公穀。而加以深刻。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有貶無褒之說。二百四十年中。幾無一善類矣。蓋以申韓之學說春秋者。自是人始。同時劉原父敞所著春秋權衡。多評論三傳之得失。蓋原父深於禮學。故進退諸說。

往往依經立義。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較孫明復之意為斷制者。實遠勝之。  
胡氏傳初出時。張南軒。已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張說為然。元  
延祐中。復科舉法。始懸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草廬作俞臯春秋集傳序。  
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  
業以胡傳為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者歟。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紀文達師奏言。向來試春秋者。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  
經無傳。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同出者。且安國  
作是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  
駁胡傳者數百條。御製文亦屢闢其說。而科場所用。以重複相同之題。習偏謬失。  
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為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  
勸經學。而裨文風。得 旨。允行。經學昌明之會。復得大儒如吾師者。主持其間。當為  
春秋幸。並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余曾問一塾師。塾中所授春秋為何本。應曰杜林。問以何為杜林。則曰殆謂杜注所  
蒼萃耳。憶余曾聞一人自誇其幼學。曰我曾讀過左繡。杜林與左繡。正可為對。按朱

竹垞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天啟中杭州王道焜趙如源同編。即今村塾通行之本。惟又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凡例中竟題為林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可噴飯。杜注精密。林實非其匹。特因林之明顯。以求杜之深奧。於初學亦不為無裨。至近人所最稱者。為顧復初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尤足為科舉文字所取資。故其書盛行于世。惟事事立表。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亦非著書之體。且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其體例往往與此書互相出入。復初亦未免為屋下之屋矣。

春秋繁露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崇文總目頗疑其偽。程大昌攻之尤力。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今坊本尤訛脫不可枚舉。幸四庫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為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字。勒為十七卷。漸復舊觀。蓋雖

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

以上春  
秋三傳

孝經其來已古。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審微篇引孝經諸侯章。此



引乃今文七國人所見。如則其為三代之書無疑。惟授受無緒。故後儒多疑其偽。自是何後來更有古文乎。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古文今文門戶遂分。唐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固應從鄭。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其實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惟宋黃氏震曰鈔有云。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小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人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使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其言至為明晰。六百年來。彼此相持。要皆逐末遺本。雖朱子亦不免賢者之過矣。日本國有古文孝經。孔氏傳。山井鼎編入七經。孟子攷文中。知不足齋曾刻之。其傳

文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符。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唐宋以前人語。彼國山井鼎已疑其偽。今四庫錄冠孝經部之首。不過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觀。使不實見其書。轉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而存之。使人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者。不過如此。而真偽自分矣。孝經上

自明史藝文志始立四書一門。前史無是例也。論語孟子舊各為書。大學中庸則禮記中之二篇。其合編為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之功令。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亦無是名也。然論語孟子。漢時皆立博士。中庸說見漢書藝文志。中庸傳。中庸講疏。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而書錄解題載司馬溫公有大學中庸廣義各一卷。則表章之功。不自洛閩諸儒始。特論說之詳。肇自二程。四書之名。著自朱子耳。

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之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此不必定復其舊者也。大學古本為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

謂之集注。猶何晏注論語。八家之說。稱集解也。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議。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別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之外。於理無害。此亦不必紛紛攻辨者也。中庸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為精。况鄭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鑿裁。此尤不必執古義以相爭者也。論孟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注。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為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知鑄羣言。固未可概以師心目之。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剖晰疑似。辨別毫釐。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後來攻朱子者。務據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烏識朱子著書之義乎。

朱子別有四書或問三十九卷。其說與章句集注。頗有抵牾。蓋章句集注。朱子畢生修改未已。或問則成書在先。年譜稱或問一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于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

只集中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朱子已不諱言矣。自朱子之四書行。而讀注疏者漸少。趙岐何晏所撰。究是古籍。朱子皆嘗採用。惟論孟之疏。皆不如注。皇侃疏久佚而復出。即邢疏之藍本。而韓文公之論語筆解。亦寥寥僅存。唐以前說四書之書。不過此數部而已。

宋以後釋四書。與朱子合者。惟真西山之四書集編。皆採朱子文集語錄之說。以與章句集注相發明。趙順孫之四書纂疏。又採朱子門人所記錄之微言奧旨。以為章句集注之羽翼。若金仁山之論語集注考證。孟子集注考證。則於朱子之旨。已不無異同。鄭汝諧之論語意原。張南軒之論語解。陳天祥之四書辨疑。高拱之問辨錄。皆顯與朱子抵牾。至我朝毛西河之論語稽求篇。而極不知朱子之學。皆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徵引之出入。固不必為之諱。元張存中作四書通證。詹道傳作四書纂箋。皆於章句集注引經數典者。悉一一注其所本。纂箋則並所引之成語。亦各證其原頭。然通證考核未精。纂箋亦多疎漏。余久欲博稽載籍。仿為此書。以章句集注為本。先採古義。以箋之。次採同於朱子之說。以證之。次錄異於朱子之說。而辨之。以人事鮮暇。藏書無多。不知何日始酬此願也。

應舉家看四書。多專治王已山步青之滙參。然吾為學者。惜日力計。則與其治滙參。不如博覽任鈞臺之四書約旨。張惕菴甄陶之四書翼注論文。程晴江之四書考異。程是菴大中之四書逸箋。閻百詩之四書釋地。江慎修之鄉黨圖考。於研經應舉。均有所裨也。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為之。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謝退谷云。國家以制藝取士。必於四書命題。蓋以人通是書。則其人必賢。其才必可用也。然則讀四書者。當思其所以讀之故。為制藝者。當思其所以為之故。四書之旨。非身體力行。則其說必不能精。此又文行一本之道耳。

謝梅莊曰。論語一書。實可以治天下。而如宋趙普者。則薛敬軒譏其好為大言。詢不誣也。趙普所行。往往與論語相反。其誑宋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定太平。當時太宗若轉詰之曰。卿佐太祖定天下之半部。與佐朕致太平之半部。可得析言之。詳言之歟。恐普必無詞以對也。若李文靖言。吾備位

宰相論語中敬事而信兩句。尚未能行也。斯可與讀論語也已。

孟子舊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稍遜於馬鄭許服諸儒。而此注指事類。情實能闡發七篇之微言大義。且章別為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儒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為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說。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今本乃擬他經。衍為正義十四卷。署曰孫奭疏。朱子謂邵武一士人為之。自此本行。疏固悠謬。而經注之舛訛闕逸。亦莫可枚舉。賴吳寬毛扆何焯余蕭容戴震等先後校勘。孔繼涵韓岱雲為之鈔板以行。而孟子注疏始有善本矣。

以上四書

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由來遠矣。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孔子所增。或以為子夏所益。或以為叔孫通所補。或以為沛郡梁文所考。並見張揖所上廣雅表要之為秦漢以前之書。後人間有附益。則無可疑。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有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康成大儒所言。蓋尤為可據耳。

爾雅雖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為多。故得與十三經之數。後人欲讀古書。先求古義。舍此無由入也。郭注去漢未遠。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注。未能或勝。後來

補正亦終不出其範圍。其自序謂所見之注有十餘家。今考陸氏經典序錄所載。捷為文學。及劉敞、樊光、李廵、孫炎之外。益以鄭康成為六家。其餘未之詳。今六家之注亦並闕佚不可考。此後則梁有沈旋。唐有裴瑜。其書亦皆無傳。鄭漁仲注雖存。而偏僻疎畧。均所不免。近惟邵二雲晉涵作爾雅正義二十卷。仍以郭注為主。而博採諸書分疏之。此書出而邢疏可廢。讀爾雅者。可不必別問津涂矣。

讀爾雅者。不可不兼讀廣雅。段懋堂玉裁云。小學有形有音有義。形書以說文為首。玉篇以下次之。音書以廣韻為首。集韻以下次之。義書以爾雅為首。方言釋名廣雅以下次之。按魏張雅讓揖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注。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明人取其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近得王懷祖念孫殫精極慮。撰成廣雅疏證二十卷。蓋雅訓之淵海。小學之鈐鍵。空前絕後之書。又不但為讀廣雅者之善本而已。爾雅以上

唐陸元朗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闢經訓之蓄禽。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己守殘之陋。滙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留俗本之訛。文賴以正。實讀經者不可無之書。惟列老子莊子於爾雅之前。而不列孟子。未免乖舛。蓋宋熙甯以前。孟子本不列為

經老子莊子則六朝之所競尚。唐天寶間皆賜號真經。元朗亦沿積習耳。此書雕板行於海內者。止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藏書家間有影鈔宋本。而謄脫之處。反不如徐本校勘之精。近盧抱經始有重雕本。又各卷附以考證。遂為陸氏書之最善本。朱竹垞撰經義考三百卷。統考歷代經義之目。以諸經分類。每書各先注其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次載原序跋。及諸家論斷。及己所考證。而附以必緯。擬經。承師。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八門。網羅宏富。綜覈賅貫。誠經訓之淵藪。讀經者所當家有其書也。自四庫開。羣籍續出者愈多。此書間有漏畧訛舛之處。要無傷其大體。近蘇齋師與丁小足杰王實齋聘珍作經義考補正十二卷。拾遺辨誤。無義不搜。然于是書之補苴。則不過百一矣。

許氏說文。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為精密。而訓詁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謠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為說文注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為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謠變者。則辨於注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注義未備。更為補釋。亦題臣鉉



等案以別之音切則以孫愐唐韻為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即今所行汲古閣本是也。近本則以金壇段懋堂玉裁為最精。所撰說文解字注三十卷。王懷祖以為千七百年來無此作。

說文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乃有同引一經。而自相違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逸。為的顛。又作為的顛。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櫟。書鳥獸肆毛。又作鳥獸。廢毛方鳩僂功。又作旁逶屨功。濬々以距川。又作濬吹澮距川。若顛木之有鬲。又作若顛木之有鬲。詩桃之杖杖。又作桃之模模。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羨矣。江有池。又作江有泚。靜女其姝。又作靜女其姁。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鏜。是褻絆也。又作是泄絆也。衣錦裝衣。又作衣錦榮衣。蒼兮蔚兮。又作媵兮蔚兮。亦鳥擊擊。又作赤鳥已已。驛驛駱馬。又作彥彥駱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越。瓶之罄矣。又作瓶之窻矣。無然詘詘。又作無然咄咄。憬彼淮夷。又作穰彼淮夷。春秋傳。怵歲而澌日。又作翫歲而愒日。論語色字如也。又作色艷如也。蓋說文序雖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然一家之學。而支派既別。文字亦不無異同。好奇者或據以改經。則謬矣。又如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引虞書仁閔覆下。謂之昊天。又引怨匹曰述。皆漢儒傳授。

經說非經正文嗜博者或據以補經則益謬矣

徐鉉作說文繫傳在徐鉉校刊說文之前故鉉書多引其說而殘缺之餘又多用鉉書竄入之如舊缺之二十五卷三十卷及各部闕文今皆完具者皆是至其編末文亦似未完則以無可採補而竟闕之矣然鉉書榮字下引禮記禘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錯案禮記曰臣錯案詩曰知錯書所引而鉉書清入許氏者甚多又如釁字下云闕此作家本無注臣錯案疑許慎子許冲所言也知鉉書直刪去家本無注四字改作一闕字其憑臆刪改使非錯書尚存何以證之則雖不完之書亦可寶矣

錢竹汀云許氏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惟二徐本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即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存以見例小徐本并部首解義亦改為分注非其舊矣許君因文解義或當疊正文者即承上篆文連讀如味爽旦明也肝蟹布也湫隘下也豚嘉善肉也燧燧候表也詁訓故言也頽癡聰不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雋周燕也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出某郡皆當連上篆讀草部藪蘆茵蔯諸字但云草也亦承上為句謂藪即藪草蘆即蘆草耳非艸之通稱也芙蓉蘊葍薇蕤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讀謂芙蓉即芙蓉菜葵即

葵菜也。今本竟字下云。竟菜也。此校書者所添。非許意。按此讀說文之法。乃錢氏之  
紉解。古人未有見及者。以顧亭林之精博。猶譏許氏參為商星。以為昧於天象。則猶  
不知以此法讀說文也。

五經緯著錄隋志者八十一篇。今所存者。惟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四庫就永樂  
大典中。復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為數  
百年通儒所未見。朱竹垞經義考。有易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唐瞿  
曇悉達開元占經中所引。如河圖。聖洽符。雒書。兵鈴勢。詩雅度。覽春秋。周天七衡八  
間。又有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朱氏並缺其目。近亡友趙文叔在翰。仿前明孫子雙  
敷古微書。輯七緯。視孫朱二家所錄。不啻倍蓰。然尚未見開元占經。夫近人束經不  
觀。何況於緯。然如王輔嗣注易。七日來復。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本義。仍之。實易稽  
覽圖之文。邵子之洛書。四十五點。其法乃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蔡傳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實尚書考靈曜。洛書甄耀度之文。黑道二去黃道  
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朱子  
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

象之文。三足鳥。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是唐宋諸儒皆未能盡廢其言。說經者所應研究矣。

退庵隨筆卷十六

清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讀史

讀書須循序漸進。四部宜以次相及。昔朱子語錄謂呂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所以看粗了眼耳。愚謂讀史亦須各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則應先讀史記漢書。由古以逮今。如欲知世變。究時務。則須先讀宋明各史。由近以溯遠。其實史記兩漢書。為史學根柢。不可不急讀也。

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缺其十篇。為褚少孫所補。然漢志不云有缺。蓋當時已與少孫書合而為一矣。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本。其初各自為部帙。至北宋始合為一編。前明兩監本。雖有刊除點竄。頗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較易。其析疑辨訛。則梁曜北所撰史記志疑盡之矣。

史記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紀傳後。變為詩體。號之曰述。即史公之論也。乃范書於論後。又有讚。亦用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掩其沿襲之迹。

耳。不知史漢之敘述。每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某紀某傳之本意。班書因之。又謙而改為述。皆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若范書之讚。則但於既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劉子元史通譏之。以為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雜。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讚為贖。彌甚云云。蓋深中其失也。

史之有表。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故劉知幾史通有廢表之論。其實表之為用。與紀傳相為表裏。凡王侯將相公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為立傳。此外無積勞。又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能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然。作史體裁。莫大於是。史記創為十表。班書年表則加詳。惟范書闕如。使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無由考鏡。其失始於陳氏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厥後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亦皆無表。不知作史不立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惟歐陽公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馬班之舊云。

漢書創於班叔皮成於其子孟堅至八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其妹班昭續成之是書初出有懲賄鬻筆之譏文心雕龍辨之又有竊據父書之譏顏師古注亦辨之其原書次第備見於敘傳之中而南史劉之遴傳別有漢唐真本之說顛倒其篇目竄亂其字句實為謬妄。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劉歆顏游春二人皆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完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不過二萬許言也顏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二十卷時稱為大顏後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實有功於漢書今人但知孟堅師古而已游春又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魯公集中。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其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猶各自為書至宋乾興中國子監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自是諸家徵引多稱後漢書某志皆誤也范書無表最為後人所譏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經緯周密當與范書相輔而行。

程晴江曰。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其識有高下也。時也。陳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司馬公通鑑。作於北宋受周禪時。安得不以魏為正統。朱子綱目。作於南渡偏安之後。安得不以蜀為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皆然。

裴松之注三國志。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可見其佳畧。又所引多首尾完具。不似鄴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承祚之本書焉。

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而從新編。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即有不愜於眾論者乎。紀文達師云。晉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論為太宗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宣王言以彰特筆。



者。僅一工文之陸。一工書之王。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

沈約進宋書表稱紀傳合表志為七十卷。今本一百卷。有紀志傳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表之佚已久。志序稱損益前史諸志為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今則律歷分為二門。蓋卷帙編目。又經後人分割矣。八志之中。以符瑞為最贅。州郡於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失之疎。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為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眾器。及鼓吹鏡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則皆勝於他史。惟各傳文實有過繁之處。趙歐北陔餘叢考已詳列之。蕭子顯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蓋唐時已佚其敘傳。至宋人併其表佚之。文學傳無敘。殆亦宋以後所殘闕。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皆無從考正。蓋自南北史行。而八書俱微。誦習者少。故愈久而闕佚愈甚。紀文達師云。是書雖多冗雜。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罔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

姚思廉因其父察遺稿成梁書五十六卷。四庫提要摘其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子。為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唐。為數行之間。書法乖舛。趙與時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尤為是非矛盾。惟持論尚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異乎取成眾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亦因父稿而成。然姚察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思廉手。故列傳體例。秩然畫一。不似梁書之參差。史通謂貞觀初。思廉奉詔撰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為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然則思廉編輯之功。固不止於九載也。

魏收魏書。經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陳振孫稱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也。紀文達師云。收恃才輕薄。有驚蟻蝶之稱。是書尤為世所詬厲。號稱穢史。其

實不然。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然榮之凶悖。實未嘗不書於冊。論中所謂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為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之助。因為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愔先世。如楊椿楊津。皆孝友亮節。德正先世。如高允之名德。高祐之好學。實皆魏代聞人。詎能以其門祚方昌。引嫌不錄。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為王顯所嫉。免官。從征碣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之謀。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為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為首傳。夫盧同希元之旨。多所誅戮。後以父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為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詵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才望本不足以服眾。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至李延壽修北史。每以收書為據。其為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乃明歟。

李百藥承其父德林之業。纂成北齊書五十卷。亦猶姚思廉之繼姚察耳。其書自北宋以來。已就散佚。故晁氏讀書志稱其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列傳中無論讚者十九卷。有讚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讚者五卷。傳文中補綴形跡。亦顯然可指。然世無別本。不能不存之。聊備一朝之紀載而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書。其議自令狐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據晁氏讀書志。北宋以前。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缺殊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撰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令狐之原本。遂不可辨。大抵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剽取正史。痕跡顯然。其他遺文脫簡。不可枚舉。然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摭實。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為疎畧。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藝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于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專尚虛辭矣。

紀文達師曰。隋書成於衆手。其十志最為後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秘書監魏徵

總之其務始於貞觀三年。至十八年方就。合為五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五代史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為一書。十志即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尚書二十八篇為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間。以詩序為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為最下。然漢以後之藝文。惟籍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真偽。亦不以小疵為病矣。

李延壽撰南北史。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宋人稱為近世佳史。然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舊史之文。稍為刪潤。補缺者少。削繁者多。惟自宋畧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未可盡廢也。李延壽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皆不似南史之缺畧。出鄺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

亦不似南史之因仍。所可議者。南北史雖曰二書實出一手。故於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頌傳云。父僧辨。南史有傳。可見其互相貫通。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北史復有蕭寶寅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園傳。北史復有蕭綜蕭大園傳。此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致有此誤。惟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為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文獻通考載陳正敏之言曰。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畧穢詞。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非祥謠識。特為繁猥。又引司馬溫公之言。亦譏其於穢祥。詆嘲小事。無所不載。蓋自沈約宋書以下。競標藻采。務披異同。詞每涉乎儻。或取諸小說。南北史因仍舊習。卷中字句鮮華。事跡新異者。尤層見疊出。前明周詩雅有南北史鈔。吾師林暢園先生茂春有南北史碎金。皆摘錄新奇纖佻之事。以為談助。惟沈名孫朱昆田之南北史識小錄。著錄四庫。實仿兩漢博聞之例。雖與史體無關。而賦手取材。詩人隸事。樵蘇漁獵。捃拾靡窮矣。

劉昫等所撰舊唐書。實承吳兢之舊。崇文總目載吳兢撰唐史。自初業訖於開元。凡

一百一十卷。章述更加筆削。為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復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為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本出吳兢。雖眾手續增。規模未改。昉等用為藍本。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昉等乃自採雜說傳記成之。動乖體例。職此之由。歐宋新書出。而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表昉等之長。以攻歐宋之短者。亦不絕。仰承 睿鑒。使二書並列正史。相輔而行。則至公之論矣。

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本以補正劉書之外漏。惟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則正是新書之失。紀文達師云。史官紀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為澀體。而至於詰屈。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又別撰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故書甫出。而吳縝糾謬。即踵之而來。惟有唐詔令。率多駢體長篇。本紀勢難書載。新書一例刊除。事非得已。此過相訾議。則非矣。

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為稿本。自歐公新五代

史出。是書遂微。傳本亦漸就湮沒。幸四庫從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竟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編。考宋時論二史。即互有所主。司馬公作通鑑。胡三省作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存中洪容齋王伯厚輩。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皆兼採歐薛二史。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不容偏廢也。

歐陽公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世傳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為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公沒之後。始詔取其書開雕。至今列為正史。歐公文章冠冕有宋。此書筆削。尤具深心。譬之三傳。薛史近左氏。而歐史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惟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所謂國之大紀也。歐公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餘概從刪。雖曰世衰世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尚得三十卷。何以此書全付闕如。殆由信史通廢。表志之謬。談成茲偏見。此書之失。此為最大。實不能為之諱也。

舊唐書尚有傳本。外間已不可多得。舊五代史。則惟有武英殿刊本。合二十四史為一部。購獲尤難。近沈東甫炳震有新舊唐書合刻本。劉金門鳳詔有新舊五代史合刻本。便於尋覽。可寶也。



托克托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姑以備數故疎舛蕪蔓僕數難窮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才謝三長亦終無以相勝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所攻駁皆切中其失其實前後複沓抵牾處尚多世泊亦不能悉舉也

阮芸臺先生先由封圻改官重入東觀儒林重望都人士翕然宗之時史館方議立八傳先生擬撰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而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晰道理故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二傳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暗合周道也自明以後學案百出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然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衡以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請耳按宋史道學儒林之分近儒皆有違言惟此論最為平允吾閩舊者志中仿立理學一傳陳恭甫詆斥不遺餘力近因續修省志欲遂刪之都人士皆不謂然余謂道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統實朱子集其大成海濱鄒魯之風自前代即無異議

故他史可不傳道學。而宋史則應有。他省通志可不傳道學。而閩志不可無。恭甫墨守漢學。其排擠宋儒。是其故智。而不知門戶之見。非可施諸官書。阮先生亦主漢學者。其言如此。恭甫為先生高弟。乃背其師說。又何心哉。

錢竹汀曰。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甯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詳明。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皆無之。史彌遠威倖甚於京檜。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又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釁。遂失西蜀。宋之亡實肇於此。本傳中畧不一言。至於趙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亦諱而不書。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而史家又不為立傳。至於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之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為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一百十六。而第二百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傳。實即一人。然此猶不過偶爾重複。若夫鄭毅仇念高登婁寅亮宋汝為皆高宗時人。而次於光甯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時

人而與胡紉何澹諸人同傳。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勳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與梁成大陳仲微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矣。

梁曜北曰。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削。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分甘餘語。謂此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之。許周生宗彥曰。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為宋史抄。採摭極富。楊鳳苞曾見其殘稿十餘冊。今亦不可見矣。

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亦緣此。不能流傳及遠。迨五京兵燹。遂蕩然無存。並吾鄉蘇魏公頌之華戎魯衛信錄二百五十卷。見宋史本傳亦渺不可攷。托克托修史之時。僅據

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又藏功於一載之內。宜其潦草踈畧也。近厲樊榭鶚作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自比於裴注三國志。殆不誣矣。

金源一代典制修明。文獻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綴輯。故金史有所依據。較遼史為詳贖。又托克托進書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

纂修之命。見諸教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歷推行而弗竟。是元人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宜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為最善也。

趙歐北曰。金史文筆簡潔。然有過於率畧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弒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實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畧。其他則各有原文。應可詳備。乃本紀天會二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即位。七年。宋高宗為苗劉所廢。傳立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十年。劉豫徙居于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為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此舉為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四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即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為被執乎。歸地之後。復興兵取故

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潁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玠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皋之捷。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為界。其時所定歲奉銀絹之數。亦國中大事。而皆不書。慶山奴即承立。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張覺既列於逆臣傳。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別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者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皋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則韓常固金朝一大將。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疏漏也。惟於敘金元交涉事。尚有直筆。則猶存古法耳。

宋景濂等撰元史。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至明年二月重開局。

閱六月書成。急於成書。故多舛駁。解縉集中。有與吏部董倫書。稱元史舛誤。奉命改修云云。其事在洪武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然改修事竟未成。故今仍以是書列為正史耳。

趙歐北曰。元史成書迫促。疎誤最多。列傳中第八卷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完者都。即第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亭林已詳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剌出。乃後又有忽剌出傳。杭忽思傳既詳叙其子阿塔赤。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如木華黎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溫四人。當時號為撮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為四怯薛。世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溫獨無。孟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成吉思起事。慕蒙古斯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不載。至如太陽可汗。又作太敷可汗。博爾忽。又作博羅渾。班珠尼河。又作班朮居河。篤列河。作禿剌河。亦何其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奉定帝登極一詔。最為村俗。獨不可稍加潤色乎。抑有意存之以見當時鄙俚乎。

四庫提要云。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乾隆四十六年奉勅撰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他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為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為捐毒身毒。印度烏桓之為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為蠕蠕。比諸蠕動。已為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為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為吾祖。遂謂吾祖為我翁。蕭鷓巴本屬蕃名。乃以與曾淳甫作對。以鷓巴鷓脯為惡謔。積習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宋濂等修元史譯語。更非所詣。我皇上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自此書出。而他書之人名地名官名。悉遵旨令方畧館諸臣。將遼金元三史中改正使音訓。皆得其真矣。嘉慶二十三年。官名。悉遵。欽定國語解改正。仍於所改名下。

註明原作某。以存其舊。章鉅曾  
珥筆其間。至道光三年書始成。

康熙間王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為詳贍。後張廷玉等奉勅修明史。即因其本而增損成書。四庫提要云。明史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勾股面線。今審於古。非圖則分判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為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叛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叛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閹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謂羈縻州也。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

趙歐北曰。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為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



故各從其類。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於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於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於曹鼎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於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雲菴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儀撰忠賢奇秘錄。王誦撰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亦所謂與過而去。甯過而存之意云爾。

史家紀事仿尚書。編年仿春秋。有歷代之編年。竹書紀年之類是也。有一代之編年。荀悅漢紀之類是也。自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二書出。遂集編年之大成。惟二書自為起訖。宗旨亦不無異同。前明李文正。東陽合修為通鑑纂要。此後遂有綱鑑之名。舛漏抵牾。訖無善本。乾隆中。御批通鑑輯覽成。凡書法褒貶。一禀聖裁。其向來聚訟不決者。並詳加論定。微言大義。炳若日星。不特全履祥陳。樞王宗沐薛應旂

之書可盡束之高閣。即紫陽涑水亦當俯就權衡。誠如 聖訓。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世稱絕作。不知其費十九年之工力。先採合事迹。粘為長編。所採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復參校異同。為考異三十卷。又恐全書浩博。端緒難尋。撮錄書中要語。為目錄三十卷。高似孫緯畧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梁齊陳隋六代草卷。以四丈為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李巽巖燕亦稱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又助其事者。史記前漢書屬劉奉世。三國南北朝屬劉道原。唐五代屬范淳父。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朱子欲修綱目。以掩之。迄不能掩。胡三省之注。亦宏通博洽。後人偶拾其外漏。要無傷其大體也。

通鑑目錄考異之外。又有歷年圖。及百官表。歷年圖仍起三晉。終顯德。百官表止著宋代。乃復刪繁就簡。上溯伏羲。下訖英宗治平之末。約為稽古錄二十卷。而諸論則仍歷年圖之舊。朱子語錄嘗言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可。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今觀其諸論。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

復開陳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國有家之炯鑒也。

昔人謂孔子作春秋錄毫末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光。譏其不錄屈原也。李因篤問顧亭林通鑑何以不載文人。並與日月爭光之屈子。亦不得書。顧答之云。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文宗面授丁居晦御史中丞。謂宰臣曰。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如子言。其識見出唐文宗下矣。按通鑑中此等誠不可解。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

李巽巖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原本殘缺。四庫從永樂大典校補。僅佚巖欽兩朝。今江南常熟縣有活字板本。亦巨觀也。巽巖不敢自居為續通鑑。故以所採北宋一祖八宗事迹。編年條載。仿司馬公草本之名。謂之長編。每條之下。亦仿司馬公考異之例。參校諸說。定其真妄。考北宋遺聞者。當以此書為淵海矣。

朱子約司馬公資治通鑑。以作綱目。筆削上擬春秋。然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綱目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之書法箋釋。其名物者。有王幼學之集覽。徐昭文之攷證。陳濟之集覽正誤。馮

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汪克寬之攷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為今本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動作綱目續麟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謬芮長恤作綱目拾遺又以通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自康熙中御批通鑑綱目出蓋因陳仁錫刊本加之評定權衡至當袞鉞斯昭乃至金履祥商輅之著述並與別裁使讀紫陽書者得所折衷足以定千古是非之準矣

李文貞曰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不云續春秋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為之商素菴輩自作而自發明之又讚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口况其議論刺謬尤不可言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地正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為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尚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為合春秋之義耶

紀事編年二體之外又有所謂紀事本末者實亦仿於尚書之每事為編自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同時又有章冲之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二人孰先孰後孰粗孰因

不可考矣。此後如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踵事日增，遂成不可磨滅之一體。蓋紀傳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賔主莫辨，編年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此體出，乃使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雖史家之支流，實深有裨於學者也。

讀史者不可不讀三通。雲間陳卧子嘗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是也。自唐杜君卿佑因劉秩政典而廣之為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博取經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紀載。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馬貴與端臨又從而析之為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以通典八門析為一十有九，而增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共為二十四門。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過之。若鄭漁仲樵之通志，則仿通史之例，自為一書。凡紀傳一百四十五卷，譜四卷，畧五十一卷，紀傳及譜皆勦襲舊史，稍為刪潤，殊無可觀。其精華惟在二十畧。其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木昆蟲五畧為舊史之所無，以矜奇炫博，泛濫及之。故世有通志畧單行之本，各畧中穿

鑿掛漏。均所不免。實未能與通典通考鼎立為三。特其網羅繁富。才辨縱橫。遂與杜馬兩家聯鑣藝苑。今亦莫得而廢之焉。

通典上溯黃虞。下逮唐之天寶。通考則上承通典。下逮南宋甯宗。至乾隆年間。欽定續三通書成。而上下千餘年之事迹始備。續通典自唐天寶以後。取材於通志通考。宋嘉定以後。取材於欽定續通考。惟通典以兵附刑。今續通典析為二。而篇第則仍相次。宋白之續通典二百卷。久無其書。而此書則繁簡得中。卷數更少。且將突過杜氏原書。何論宋白乎。續通考則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初議於馬氏二十四門之外。增朔閏河渠六書氏族四門。後因修續通志。以無庸複見。遂輟此四門。仍從馬氏之原目。典核精實。纖悉不遺。可以廢王圻之舊本。續通志則門目體裁。亦一仍鄭氏之舊。惟紀傳折衷沿革。有異名而歸一者。有未備而增修者。較鄭氏之因襲舊文。特為嚴整。二十畧亦蒐羅詳博。考證精核。迥非鄭氏書所能及也。

知古必兼知今。讀三通續三通。而不知讀皇朝三通。則虛生於明備之朝矣。乾隆中。敕撰皇朝通典一百卷。八門隸事。一如杜氏之舊。惟如食貨典之權酷算緡禮典之封禪。前朝弊法。一例從刪。地理典以大清一統志為斷。亦不更以禹貢州

域系。昭代之黃圖。蓋或革或因。具有精義。而典章賅備。非前代所能相提並論。則亦非前籍所可等量齊觀。又皇朝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初亦用二十四門舊目。嗣以宗廟考中附載諸祀。於義未安。詔增立羣廟考一門。為二十五門。其中子目。如田賦增八旗。田制錢幣增銀色銀直。及回部普兒戶口增八旗壯丁。土貢增外藩。學校增八旗官學。宗廟增崇奉。聖容。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而加。市糴刪均輸和買和糴。選舉刪童子科。兵考刪車戰。皆以今制所無而省。此其小異者。又皇朝通志二百卷。則刪去鄭氏紀傳。而仍原書二十畧之目。惟六書則備西域七音。刪增三合。天文彈歐邏巴之微。地理括伊犁河之外。禮本乎官。繪之圖。樂本乎御。定之律。藝文圖繪。稽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遐方之珍產。實皆鄭氏所未及聞也。至三通原書各述其本朝掌故。與歷代共為一書。分綴篇終。故文多簡畧。今皇朝三通則專勒一篇。式昭國典。當法制修明之代。鴻猷善政。史不勝書。故卷目比原書有增無減。且三通原書。不過撮拾舊文。哀合成帙。而皇朝則載籍明備。端委詳明。禮有皇朝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樂有御製律呂正義。兵有中樞政考。刑有大清律例。地理有皇輿表。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西域圖志。

又有會典及則例總其綱。八旗及六部則例具其條目。故編輯者事半功倍。易成一代之巨觀也。



退庵隨筆卷十七

清 福州梁章鉅陸林編

讀子一

子書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有出入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為鑒誠。大抵周秦諸家。近古之書。毋論真偽醇疵。均當博收而慎取之。兩漢以還。皆未免屋下之屋。分別瀏覽可矣。

唐皮日休上書云。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列子者。亦登於科。請去莊列。以孟子為主。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金史選舉志。又載章宗時。老子荀揚與經史並出題考試。知宋以前。諸子皆與經史並重。明以後始漸微耳。

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摘其要語為書。名曰子鈔。所錄一百七家。惜其書宋後失傳。唐馬總就庾書之例。增損之名曰意林。凡七十一家。今觀所採諸子。多今人所未見。惟賴此書之存。容齋隨筆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

今本皆不載。則亦非馬氏原書也。

鄭蘇年師曰。著述以解經為要。次則論史。此皆有軌轍可尋。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可隨其詣力。歲時之所至而止。若近人恃其心思筆力。動欲自成一子。絕迹飛行。則談何容易。郝蘭皋懿行亦曰。子於古又別為流。儒者子思孟子荀子。道者驚熊老聃。關尹莊周。陰陽者子韋鄒衍桑邱南父。名者宋鉞尹文惠施公孫捷。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縱橫者闕子龐煖蘇秦張儀。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農者神農野老。罕民汜勝。各得旨趣。遞相傳述。惟儒與道獨隆。然隋唐以後。為之者失其本矣。是豈僅時代為之限歟。古之子書。皆竭一生之精力為之。而其傳也。不過數卷。秦漢以前之書。具在。可覆按也。今人聰明才力。可用不過二三十年。顧此失彼。理有同然。况有富貴引於前。貧賤迫於後。父母兄弟妻子師長朋友。束而縛之。介而馳之。使不得踰尺寸。而遽欲憑一生之精力。成數卷飛行絕迹之書。以期必傳於後。傳不傳未可知。吾謂其成書之先不易矣。

韓公屢以孟荀並舉。其推尊揚雄。亦過其實。司馬溫公及邵子。又謂揚雄過於孟子。曾南豐王荊公。至推之為箕子。後來一被程子黜落。人遂翕然信之。然韓公二十餘

歲時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餘歲送文暢叙所述又少一孟子蓋彼時識見尚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孟之死不得其傳至晚年與孟尚書書復專提出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而於荀揚遂半字不提蓋學識與年俱進如此然亦不待程子而荀揚早有定論矣

今所傳孔子家語十卷題王肅注者即王肅所偽撰也孫頤谷志祖作疏證抉摘殆無餘蘊惟所引顏子之言未盡獲出處案韓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後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史志所不載而世間別有傳本乎胡應麟甲乙剝言載明初朝鮮國曾以顏子獻朝議以偽書却之惜無由考其所以偽而此書在彼國亦不再見耳

孔叢子亦偽書其言頗雜並有猥褻之語如子魚諫陳玉以陽由近事為喻鄙俗之至斷非孔氏遺言朱子亦以文氣軟弱疑之後附連叢子亦依託惟自隋志著錄其來已久所綴合者究多聖門緒論故相沿莫之廢焉

諸子之書多與孟子語相出入蓋當時有此成言羣相引用非孟子採諸子亦非諸子襲孟子也管子法法篇曰規矩方園之正也何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園又內言

戒篇曰。先生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老子下篇曰。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文子精誠篇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上德篇曰。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曰。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中篇曰。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非命上篇曰。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法行篇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尉繚子武議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鶡冠子能天篇曰。詖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所合。詐辭知其所飾。遁辭知其所極。

曾子一書。著錄漢志者十八篇。隋志則稱二卷。連目錄為三卷。其篇數異同不可考。惟晁氏讀書志所錄二卷十篇。與大戴禮合。然其書不知亡於何時。自宋王暉後。各有採輯之本。實非曾子原文。四庫所錄。即王暉本。分篇標目。皆未免自我作古。近阮芸臺先生。以為從事孔氏之學者。當自曾子始。據大戴記十篇為定本。並以盧辨

舊注為宗。而博考羣書眾說。為之注釋。不但遠勝晁書。實子部儒家之冠也。王暉又有編輯子思子一卷。亦著錄。四庫蓋亦未見晁氏讀書志七卷之本。故別作是書。其割裂古經。強立篇名。與所輯曾子相等。子思子古無注本。其說皆已分見各經籍中。實不賴暉本以傳耳。

諸子書以鶩子為最古。然其書有二。漢書藝文志道家鶩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鶩子說十九篇。列子所引鶩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賈誼新書所引凡六條。與今本所載文格畧同。疑即小說家之鶩子說也。然今本雖著錄。四庫而提要直疑其偽。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管子之文。厚重與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人彘入者。如小稻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開篇。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越。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然諸子率多屬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莊列為尤甚。如仲尼與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夏革。稱師曠。師襄。稱鄒衍。管子尚不至此。南宋韓無咎。疑管子為戰國游士所述者。近之。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之言也。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即義。不當列為四。此非知道之言也。詩言人有土田。汝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與管子之言。不謀而合矣。

鐵圍山叢談載蘇子瞻與子由同入省試。有一題。子瞻不得其出處。子由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子瞻因悟出管子。則宋時管子亦命題試士矣。

惲子居敬曰。晏子春秋七畧錄之。儒家柳子厚以為墨子之徒為之。宜入墨家。四庫提要著錄史部崇文總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後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如梁邱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為逢于何。一以為盆成适。蓋由采掇所就。故書中歧誤重複若此。而最陋者孔子之齊。而晏子譏其窮於陳蔡。是也。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齊。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之。明年扼於陳蔡。絕糧。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後。今乃於之齊時。逆以譏孔子。豈理也哉。

唐元宗御注道德經。分老子道德經卷上。德經卷下。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本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在宋時已失輔嗣定本矣。按賈公彥周禮師氏疏。引老子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邢昺論語

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顏師古漢書注。魏豹傳引老子道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又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注。皆以為老子道經之言。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程輔傳。引老子道經云。魚不可以脫於泉。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篇。蓋晉宋舊本如是。元宗分題。不為無據耳。

老子一書。著錄漢志。而不言其有注。隋志以下注者。乃繁焦弱侯。老子翼作於明萬歷中。所採尚六十四家。而弱侯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以後注者。又不知凡幾。紀文達師。謂儒書如培補禁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之偏駁。悠謬者迥殊。故論述者不絕。大約以王輔嗣注為最古。輔嗣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子。則正用其所長。故詞義簡遠。妙得微契。次則焦氏之書。亦具有別裁。若他家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談。或傳以虛無之理。或歧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皆可置之不論也。

老子之書。有最不可為訓者。如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自此論興。而商鞅遂教秦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亦以誦書為亂。當世之治。其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迄于李斯。竟緣此以亡秦。則老子實階之厲也。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索於封禪書。據樂彥引老子戒經。韓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子書所述老子語。皆今老子所無。唐志又有老子西昇入室神策等經十種。然則老子之書。不止道德五千言乎。

關尹子九篇。舊本題周尹喜撰。著錄漢志。而隋唐志皆不載。知原書久佚。今本蓋唐以後人所偽託。然頗有理致。有文采。猶解文章之方士所為也。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時老師。故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荀相提並論。其書大旨在崇禮而勤學。惟其中有尤為後人詬厲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伯厚謂韓詩外傳所引。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者。其實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在當時固與荀為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性惡之語。宋儒尤交口攻之。不知孟子言性善。蓋勉



人以為善。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特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故力言性之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則其大旨。仍不謬於聖人。其實謂性惡則無上智。謂性善則無下愚。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特孟子偏於善。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甚。不覺其言之也偏耳。

紀文達師曰。荀子言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別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為。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偽之偽。遂譁然指擊。謂荀卿滅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觀其全書。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

謝東野孺曰。荀子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耻為游說縱橫之習。故國策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

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榮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又豈在孟子下哉。

楊倞注荀子序稱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持挈當世。撥亂興治。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云云。今考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多缺佚。如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貴玉賤珉語。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楊氏所謂羽翼六經者。非虛語矣。楊注多存古義。而外誤亦所不免。舊有元刻纂圖互注本。未能是正。近謝東墅盧抱經合為輯校刊本。以行。則荀書之最善本也。

墨子舊題宋墨翟撰。漢志隋志皆同。今考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也。紀文達師曰。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公送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為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為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

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

偶閱近人雜著中。

丹徒法氏

有極詆墨荀二子者。雖刻深而其理則正。讀墨荀二書者亦

不可不知也。其言曰。墨子薄葬一篇。雖足以矯當時之弊。而獨謂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則是視父母如陌路。汨倫沒序。莫此為甚。遵此立教。流害何窮。荀子性惡一篇。亦

大悖於理。即謂所論者氣質之性。原與孟子所論天命之性不同。而其篇中並未剖

論明白。且儼然與孟子為敵。則是其於源流處。本未通徹。守此偏僻。流弊將不可勝

言。亦何必待李斯之敗。而後定其學術之不正哉。吾人今日讀此二書。或取其詞義

之精。或取其制用之備。

如墨子城守等篇是

其次采擷英華。詮釋古奧。同莊列穆天子傳等書。

存之以資博覽。正如彝鼎圭璧。瑕瑜原不必相掩。剝蝕紫翠。彼此亦無足相妨也。乃

先達之士。必欲曲為之說。言荀子所論氣質之性。雖謂性惡無礙。謝金園學使刻言荀子有此語

墨子所用者。夏制。其道得之於禹。實為賢於後儒。

孫淵如太史校墨子有此說

不知荀子根本未

清。墨子汨沒天秩。此皆不可翻之案。誠恐當世鄙生。後世瞽儒。震而驚之。推而廣之。

以為某氏曾有此說。其教將復充塞。涓涓不絕。遂成江河。故不可以不辨也。

梁曜北曰。楊朱之書。不著漢錄。案列子有楊朱篇。此必朱所作。誤合於列子爾。劉向

言此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不似一家書斯正誤合之驗而其書恐不止此淮南汜論云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以墨書兼愛尚賢諸篇例之疑全性保真是楊朱篇名且疑楊有非墨之篇猶墨之有非儒矣莊子天下篇稱墨子為經楊子無是稱也呂不韋載墨家授受特詳則當時墨尤橫於楊故其書特傳耳。

呂氏春秋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不韋人不足道而是書寔合羣言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故較諸子為近醇其書或稱呂覽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呂不韋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故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舉其居首者名之然今本實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為序十二紀各以月令為首篇此春秋之所由名故漢志但稱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篇亦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據此則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為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高誘注訓詁簡質於本書亦多所糾正但如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出於何書於張

殺軍豹事。則引班孟堅幽通賦。豈竟未見漆園之書耶。近畢秋帆尚書有校正本。蓋蒼萃盧抱經錢竹汀孫詒穀段懋堂孫淵如洪穉存梁曜北諸家之說。而參訂審正之。呂氏春秋為學者所必讀之書。畢氏此書。允為讀呂氏書之善本。舉從前各舊本。皆可聽其覆瓿矣。

畢秋帆曰。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疵有間。要皆有為而作。其著一書。專覲世名。又不成於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於呂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尚四五。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如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今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畧同。則亦周秦農家者流。相傳為后稷之說無疑。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名法之旨。合儒墨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悉萃篇中。後人所以由探索而靡盡歟。

淮南子。漢志列之雜家。作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注云。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則內篇也。西京雜記言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

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於本書要畧訓。而高誘叙中。亦言講論道德總敘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故內篇亦有稱淮南鴻烈解者。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亦向歆所述。是當時品題淮南。不必稱子。直至隋志。始題淮南子也。本有許慎高誘二家注。今許注散佚。高注僅存。又多為後人所妄改。此書舊無善本。近武進莊逵吉始從道藏本校刊。自叙謂與錢別駕姑程文學敦孫編修星衍參互考訂而成。世頗稱之。然王懷祖別有校本。則謂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有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竊恐學者誤以為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辨云云。今當取王氏校本。與莊本互勘。則莊本罅漏自出。而王本研究之精。亦自見耳。

淮南一書。以天文訓為最奧博。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誘未諳術數。故於此篇注尤簡畧。近嘉定錢溉亭塘有補注。其世父竹汀謂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蓋亦讀淮南書者之一助矣。

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

莊子所謂俗學。即孔門之博學。所謂俗思。即孔門之慎思。然則所謂復初。其非吾儒之復初審矣。故又曰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說行。於是禪家有面壁之功。儒者亦衍為良知之派。內莊而外孔。又由莊而入禪。徒取便於後世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之人。而孔門之旨愈晦矣。莊子之書。離道似遠而實近。朱子言莊子才高如老子。其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胡五峯宏謂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讀之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此論最為平允。亦可謂讀莊子之法。若如玉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即多用莊語。豈不自相刺謬乎。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獨後出。書中有列禦寇以後事。故柳子厚列子辨。謂其經後人增竄。高似孫子畧。遂以為莊子寓言。並無其人。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知當日實有列子其人。特其書為門人所追記耳。此書又名冲虛至德真經者。天寶初。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文子為通元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見唐書藝文志。宋景德中。加至德二字。見晁氏讀書志。故後人合以為號耳。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又仲尼篇言。西方有聖者。又言。西極之國。有化人。尊佛之言。蓋始於此。

文子。漢志亦列之道家。注云。老子弟子。或以為計然者。誤也。柳子厚稱其多竊取他書為之。要是唐以前古本。故唐代與老莊列並重。今四庫有林道堅所撰文子續義。宣通疑滯。勝舊本多矣。

慎子之學。近乎釋氏。而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為治。然法有不行。勢不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為申韓。此其轉關乎。

公孫龍子。漢志列之名家。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六篇。大旨欲綜覈名實。而務恢詭其說。堅白異同之辨。實足以聳動一時。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秉即龍也。孔叢子謂其詞勝於理。誠有之。而陳振孫以淺陋迂僻損之。則非矣。

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列之縱橫家。舊本皆題周鬼谷子撰。唐志則以為蘇秦撰。按道藏目錄。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而史記蘇秦列傳。言蘇秦師事鬼谷先生。又有簡練以為揣摩。期年揣摩成二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一篇。遂附會其說。實



無所據也。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十篇。高似孫子畧稱其一闕一闕為易之神。一翕一張為老氏之幾。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為過譽。宋潛溪則詆為蛇鼠之智。且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惟柳子厚以為言益奇。則道益陋。差得其真。近秦敦夫恩復謂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為從約長。真縱橫家之祖。蓋術既奇變。文復詭偉。要非後人所能託。秦敦夫曾從道藏中錄出陶宏景注本。梓行之。其書益顯矣。尸子原書二十篇。漢志列之雜家。所謂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今書久佚。孫淵如有輯本二卷。謂可與經傳相發明。

鷓冠子。漢志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翟晴江涉獵隨筆云。後漢書續輿服志。鷓者勇雉。為武冠。處士山林談道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即以為名。亦何義哉。此鷓字恐鷓字之誤。漢書五行志注引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鷓冠。以鷓鳥能知天晴雨也。禮家謂之術士冠。鄭子臧好聚鷓冠。見殺。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也。今鷓冠子書皆述三才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秦鴻。秦錄等篇。率多談天之語。則以鷓鷓為字形相似而譌者。近之。其書見稱於劉仲和。媿以為鷓冠綿綿。亟發深言。又見稱於韓文公。謂其言施於國家。功德豈少。獨柳子厚詆為鄙淺。然自六

朝至唐。劉仲和最號知文。韓文公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則他家之論不足為典要矣。亢倉子。即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則唐宣城人王士元所撰。七修類稿士元作孟浩然集序嘗自言之。舊本竟題周庚桑楚撰者妄也。書凡九篇。蓋亦雜綴古書為之。故中多奇字。惟稱荆君熊圍。欲拜亢倉子為亞尹。楚官之亞尹有無不可考。而自春秋至戰國。楚君實無名熊圍者。不知其所據而云然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馬氏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皆極論其偽。按呂氏春秋貴生先已誣徒明理知度各篇俱有引子華子語。今分見於各篇中。知秦以前原有其人。著書久佚。此本乃後來偽託耳。其書雖稍涉蔓衍。而理致文采尚有所觀。故四庫提要謂辨其贗則可。以其贗而廢之則不可。至子華子之名。高誘注但以為古體道人。或云魏人。而作偽者乃嫁名於程本。則不知所據矣。

尹文子一卷。漢志列諸名家。其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

鄧析子一卷。凡無厚轉詞二篇。與漢志所載合。列子言子產作竹刑。鄧析數難之子產。執而誅之。而劉歆奏上其書。則曰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

太叔卒。駟顯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列子誤矣。其書大旨亦在黃老申韓之間。而以勢統於尊。事覈於實。為主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鄭所用也。

商子本二十九篇。著錄漢志。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其開卷第一篇。即稱秦孝公之謚。則顯非鞅所手著。殆法家者流。掇拾鞅之緒論。以成是編耳。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與漢志及阮孝緒七錄相合。據史記本傳。則韓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前。而史記自敘。乃有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語。未免兩歧。史家駁文不足為據。其詞峻厲刻深。與商子相埒。遂為法家之祖。

近人多以文中子為偽書。遂並疑為無其人。蓋因隋唐史不為立傳。且稱述之者鮮也。案唐書王勃傳云。勃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又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唐書兩傳所言如是。豈非一大證據。又李習之集。有讀文中子。皮襲之司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惟韓文公推尊荀楊。偶不及仲淹耳。又焉得

以為全無稱述之者乎。朱子於文中子推許甚至。謂不特荀楊不足比。即韓公尚不如他。懇惻有條理。今世人將他與揚雄並斥。為其擬經耳。

紀文達師曰。中說非王通撰。蓋其子福郊福時所依託。其中字字句句。刻畫論語。師弟亦互相標榜。自比孔顏。蓋後來聚徒講學之風。亦自是始也。

謝梅莊曰。或問先儒疑文中子。謂隋殿無太極之名。通與關子明李德林薛道衡無相見之理。房杜李魏諸公。非及門之人。然乎。曰。已不足而借重於人。其咎小學不正而貽禍於世。其咎大。孔攻異端。孟距楊墨。中說則袒護二氏。合三教而一之。是孔孟之罪人也。其他又何辨焉。

子書雜家最多。而有數部不可磨滅之書。必須專讀者。如班固之白虎通義。顏之推之家訓。王應麟之困學紀聞。顧炎武之曰知錄。皆當家有其書。白虎通義。本考訂經義之書。而其說不免兼涉讖緯。顏氏家訓。實為世道人心起見。而歸心等篇。深明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言。故四庫皆不列之。儒家而入之雜家。困學紀聞。包羅宏富。證據精博。宋以來說部。莫之或先。闔百詩何義門。皆有評本。近刻愈多。而以翁方伯元所之集注為最詳備。曰知錄則積三十年之功。始定三十二卷之稿。於經史之疑義。

政事之得失皆能擇精而語詳。鄭蘇年師最服膺此書。謂坐而言可起而行。誠非過譽。今人以闔百詩之潛邱劄記相提並論。然闔書精博有餘。而條理不足。似是未成之稿本。潛邱劄記有二本。闔之孫學林所刊者最精。較之顧書。瞠乎後矣。雜無端緒。山陽吳玉搢所編次者。眉目稍清。

王充論衡。四庫亦列之雜家。紀文達師謂充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謠砭惑。大旨不為不正。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無所畏忌。轉至於不可以訓。瑕瑜不掩。當分別觀之。按昔人以論衡為枕中秘。名流頗重其書。惟其議論支離。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為。故余每竊疑其贗作。近閱杭大宗世駿集中有論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譽而毀祖父為不孝。又引陳際泰誠子書。至以村學究刻畫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云云。則所論尤為嚴正。又不在區區文字之間矣。

古時無類書。故研京鍊都。必多歷年所而後成。而一出遂至於紙貴。今人有大製作。皆有類書可憑。惟作者轉相裨販。陳陳相因。不可不擇善本而用之。類書亦予部之一門。今以唐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之北堂書鈔。徐堅之初學記。三書為最古。惟虞書多摘錄字句。而不盡注所出。然所引究多古書。歐徐二家。則援據既博。體例復精。均可為類書之祖本。繼此作者。則以宋李昉等之太平御覽。王欽若等之冊府

元龜祝穆之事文類聚。王應麟之玉海。為巨觀。今村塾通行之本。惟知有事類賦。廣事類賦。兩書。然徐淑之書。彙括簡要。尚為近古。華希閔之書。雖曰廣淑所未備。而精博則遠遜之。至我朝康熙間。御定淵鑿類函。分類字錦。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駢字類編。五書出。而一切類書。悉已包括無遺矣。

退庵隨筆卷十八

清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讀子二

四庫書於子部分門別派。最為謹嚴。平允。自周秦諸部以下。至北宋司馬溫公之家。範。范淳父。祖禹之帝範。王景山。開祖之儒志編。凡二十一種。皆在濂洛未出之前。其學在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也。中惟文中子有師弟標榜之習。而尚無門戶攻擊之風。自是以後。乃有道學之名。而嘖嘖多故矣。

李文貞曰。今人讀宋諸子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有疎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按此言最切中時弊。今之名下士。大半如此。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之意。蓋即以无釋太極。其義已簡而明。乃周子忽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康伯之意。而又過一

層其義紛而轉晦。不知无極二字。亦非周子創。出逸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老子反樸篇亦云。復歸於無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則無極。又云。無極之外。復無無極。凡此皆宋儒之嚆夫。而不知其為六經所無也。故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矣。

紀文達師曰。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輒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極兼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觀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惟朱子作為有理無形以解之。然附和朱子者。其說亦不可究詰。譬如醫家之論三焦也。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實有名而有形。輾轉喧闐。動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



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何以異於是哉。

李文貞教人以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一樣圓滿。此理未曾暢發。却得西銘一滾說出。西銘說事天功夫實際。即是定性書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足。聖學備矣。

邵子之先天圖。朱子亦重之。云此自是有傳授。至所說易。卻是教外別傳。晁以道嘗以書問邵子之學於伊川。伊川答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為堯夫志墓。稱其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貫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蓋未肯以聖賢許之也。至稱其傳述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朱子亦以皇極經世為推步之書。有問擊壤集於朱子者。云。比他皇極經世好些。王湜作易學自序。又謂皇極經世一書。不盡出於邵子。惟李文貞謂邵子生平不敢有外道語。儒者到底不能推他出去。紀文達師亦云。邵子言學以人事為大。又言治生於亂。亂生於治。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則固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

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

張子之書。見於宋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今所傳張子全書。則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鈔。文集鈔。及拾遺附錄。各一卷。而正蒙為張子精心結構之書。義博詞奧。讀者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牴牾。後學多不敢置議。惟李文貞注解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一一別白是非。實遠出高攀龍徐必達李文焯諸家之上。

二程子著述。存於今者。二程遺書二十五卷。二程外書十二卷。皆經朱子手定。此外又有高攀龍之二程節錄。陳龍正之程子詳本。張伯行之二程語錄。程湛之程書。皆不免刪取失宜。異同互見。朱子嘗謂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為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為節本而未就。世傳張南軒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吾閩楊龜山先生所輯二程粹言二卷。最為善本。龜山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陽。南渡以後。朱子及張南軒等。皆誦

說程氏屹然自開一門戶。其原委脈絡實出於龜山是書。採掇編次具有體裁。程氏一家之學。觀是書而思過半矣。

李文貞曰。明道程子。生平無著作。專在日用言行間着力。以單讀書為玩物喪志。孔子却刪定讚修。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生平亦事事不見他放過。即如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現在。詩用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即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稿。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烜赫也。

又曰。朱子生於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或作沈者。誤也。早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後記韋齋曾稱李延平。乃往事之。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疎漏。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從前韋齋本託孤於劉屏山。子輩劉草堂勉之。胡籍溪憲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登第。後來朱子溯淵源。却單認李延平。滄洲精舍祀七人。周張邵二程司馬。而終之以延平。意可見矣。延平受學於羅仲素。從彥。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獨延平無間然也。

又曰。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逐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為人師。尚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嘆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是自強不息。日進無疆。

又曰。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泰伯之毀孟子。東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邵子竟落數學。惟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概駁落。其高遠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某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零星處。卻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處。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與呂東萊。讀周子二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成近思錄十四卷。今人但題為朱子近思錄。非其實也。是書實為後來性理諸書之祖。朱子題詞云。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

反諸約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東萊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慕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是書大旨已具於此。當時有某仲圭宋人建集解，自序謂閱三十年而後成，然詞義淺率，有解所不必解者，而稍費擬議者，則又闕如。我朝茅星來集注，始為參校諸本，多所訂正。又雜采諸說，疏通其義，於名物訓詁頗詳。其後序云：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而言程朱之學，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竊謂馬鄭賈孔之說，譬如百貨所聚，周程張朱之學，如權度然。微權度則百貨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則至公之論也。

今所傳小學六篇，證以朱子文集，與劉子澄書，實子澄之所類次。今人但題為朱子

亦未考也。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懿行，蔡文勤所謂內篇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採十七史之領要也。其初有文章一門，後乃定為六篇。是書義取啟蒙，功歸養正。陳選集注，隨文行義，已足以裨初學。我朝黃庭問

澄

莆田集解。又為旁推交通。於是書益無遺義矣。

雷翠庭曰：小學者，大學之基也。其大綱不外明倫敬身，內而心術之微，外而威儀之著，衣服飲食之節，是即誠正修之地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則齊治平之道，已在是矣。格此謂之格物，知此謂之致知。入大學之門，豈能舍此而他求哉？顧空談心性者，既視為粗迹，獵取才華者，又視為拘迂。朱子嘗嘆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學術之支離決裂，兩言盡之。欣逢我朝興學造士，將小學著之令甲，以試童子。承學者幸無視為小試之具文，庶幾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取諸此而已足哉。

周程諸子外，便當數到上蔡謝文肅。良佐，文肅嘗受業於程子，惟其學頗雜禪，故曾恬胡安國所輯上蔡語錄，朱子復嚴為刪雉，然為文肅作祠記，稱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精當。又稱其以窮理居敬為入德

之門得明道教人綱領。伊川嘗問以所造對曰。天下何思何慮。公曰。固有此理。但賢發得太早。於是文肅孜孜於省克甚久。伊川終以切問近思許之。蓋其早年所學。醇疵參半。晚乃一軌於正也。

今人但知讀真西山之大學行義。而不知邱瓊山之大學行義補。更有實際。真書首以為治之要為學之本。分為二篇。次分四大綱。曰格致。曰誠正。曰修身。曰齊家。又分四十四子目。雖云為治之要。而大旨在正本清源。於治平之道。實未暇及。必得邱書補之。其體用始備。邱書分十二目。亦博採羣言。而附以己見。其人雖悞。其書則有用也。

永樂中之性理大全。摭摭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別也。康熙間。李文貞等奉敕纂性理精義。卷數僅及性理大全七分之一。而刪繁舉要。條理精密。考宋學者。得此階梯。真事半功倍矣。

林文軒光朝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為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九淵云。六經皆我注脚。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求。子靜何人。乃云六經注我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雷翠庭曰。世目陸象山為禪學。以象山教人閉目靜坐不讀書者非也。象山語錄多近禪。然未嘗言不讀書。惟詹阜民所記象山云。學者能常閉目亦佳。然其文集。中并靜坐二字無之。其與劉深甫書云。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訓詁章句。苟能從容不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與傳聖謨云。已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此與朱子教人何以異乎。

世說新語載。恣度道人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辨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恣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恣度。心無義那可立。治此權救饑爾。按明儒多用此術。陽明之致良知其一也。大抵各立一義以動天下。其才力不及者。亦必於師說少變焉。夫言致則不得為良。言良則不得為致。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即能也。陽明去良能言之。則並良知之義亦不可立矣。是孟子之言本無弊。而後孟子以自立其義者。其滋弊遂不可究詰也。

嘉定錢民字子仁。嘗從陸清獻公講學。語多不合。公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其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即物窮理。其病在



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此破的之論。辨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袁簡齋答雷翠庭書云。來書言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若大路然。無所謂統也。後儒必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為。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方能參已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搨。而謂程朱直接孔孟也。夫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為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為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秘。愈矜嚴。而道愈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為異端。亦以太過。周易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

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為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為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為異端。樊遲又必以仲弓為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戰手嚷詈。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亦此類也。

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清靜之不足聳聽。而以丹方符錄炫其神怪。則名為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為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怪誕處。為儒者所不屑道。而歷代史志。皆著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白雲霧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雲笈七籤。盡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恐皆茫然無應也。

紀文達師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為。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為進。故申子韓子。流為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錄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即彼教亦自不能別也。

李文貞謂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符法。佛教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為表章。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却失了他本來面目矣。

歐陽公剛定黃庭經序。自稱為無仙子。曰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偷生

詎能安。此亦關仙之詩。但歐公直以為無。朱子猶以為有耳。

范文正公嘗言。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近儒顧亭林亦云。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惟道家以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論。此悖道傷義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子乃儒家。而亦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也。儒而未醇。即流為老莊之徒矣。

王元美世貞劄記內篇云。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驚於名而趨者。有縻於爵而趨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此切中情事之論。

今世所傳太上感應篇。乃道藏之書。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此為最古。故惠定宇為之箋注。博引舊籍。疏通證明。極為簡粹。直可與古笈並傳也。

陰符經。舊題黃帝所撰。自黃山谷始定為偽書。朱子語錄亦以為然。而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為之考定其文。語錄載閻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

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近李文貞以為陰符之書。妙在虛說。隨人所用。用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國亦可。其大旨以陰為符。得陰則可以招呼羣有。指揮如意。即陽亦為用矣。殺機正其所取。猶吾儒之言克己。今人解作殺機不好。大失作者之旨矣。文貞又曰。陰符說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絕利是將諸般利慾都斷絕了。只在源頭上專一用工。便如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說工夫不斷。刻刻相續。便如用師萬倍。絕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晝夜。吾儒之集義也。

參同契。唐書藝文志列於五行類。固是失當。朱竹垞經義考。列之易類。則又不倫。惟葛稚川謂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文象。以論作丹之意。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云云。蓋丹經以此書為最古。詞韻多古奧難通。故朱子有考異之作。其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者。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為朱。故以厲姓。禮記鄭注。訢與熹通。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歟。

李文貞曰。參同契所言。其警發於吾身心者甚切。大約先黑方白。方黃而終於紅。是之謂丹。日之出也。先紅而白。而黃而黑。人與草木之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謂順則為人。逆則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視反聽。不說話。將耳目口三寶閉塞了。使形如

槁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明便是白。所謂空虛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而魄不昧。便是黃。後來一團純陽真火。陰邪之氣都燒化了。所謂童顏是也。這便是紅。紅則丹成矣。吾儒工夫亦然。戒懼黑也。慎獨白也。致中和黃也。天地位萬物育。紅也。明儒說三教源頭本同。但工夫各別。却反說了。工夫却同。只是源頭不同。蓋吾儒是大公的。從天地萬物道理上起見。道家只為一己。只要神氣常存。即佛家只要此心光明。照徹乾坤。亦是為一己。蓋源頭不同。以後便一齊差却耳。

唐初傅奕有詆浮屠疏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嚴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按此即韓公論佛骨表之藍本。然傅奕偏信老子。至戒其子孫。猶以道教當從。與聖人之書當讀。並舉不知佛教。即脫胎於道教。故韓公原道及新唐書李蔚傳贊。皆從老子說起。凡古今闢佛幾篇名文。如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疏。韓公表。及原道。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彙作一處讀之。佛教無所逃匿矣。

阮芸臺先生曰。世言佛教始於後漢。而不知西漢即有其事。其初有休屠之稱。後始

稱曰浮屠。或稱佛圖佛陀。皆一音之轉。而二字必相連成文。在華音為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為佛也。說文佛字訓為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漢書霍去病傳曰。收休屠祭天金人。顏注金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毘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即今之佛經也。後漢書楚王英傳曰。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桓帝紀曰。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皆稱浮屠。不稱佛。至後漢書西域傳始云。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西方神名曰佛。然此一節。未可深據。魏收魏書以此為傅毅所對。而傅毅傳無此事。蔚宗為宋人。蓋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後來之恒言。改漢之舊語耳。魏書釋老志亦云。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云。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又云。浮屠正號曰佛佗。皆西方方言。其來本為二音。華言譯之。則為淨覺也。何字為淨。何字為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皆未可知。今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為佛。訓為覺。是浮屠為教。本兼二義。而今但傳一義。豈其本來宗旨哉。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為僧。僧字亦非古也。

李文貞曰。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幾年。竟將等於正教矣。韓公膽氣最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便弱。韓公闢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池矣。

紀文達師曰。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云。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街昌黎不街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為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眾。枵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街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街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加損。徒喧鬧耳。

錢竹汀云。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語。無所謂語錄也。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



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佛書最善譬喻。然以明鏡譬心性。便不是。鏡能物來畢照。又能隨物成形。然其中空空一無所有。其質冷冰冰全無生意。心之體豈如此。惟程子心如穀種之喻。最妙。蓋穀種內根莖枝葉花實。無所不全。而其中一點生理則仁也。心屬火。仁屬木。是滾熱發生。與金之寒冷迥乎不同。佛家以鏡喻心性。宜其斷絕身累。齊向空滅矣。

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徧參歷扣。是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為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揀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為人之愛。都是生於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吾儒却說世上豈有無根的人。即應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不分明。佛家以佛為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間。能塞即能轉矣。其言輪迴。亦即循環。

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如春夏之發生。即是冬間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變為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為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為人。幾番為禽獸矣。輪迴之說。即可以此理參之。

有人問李文貞云。離騷言叩帝閭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鬼相通之術。文貞曰。觀尚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多荒唐話。亦怪他不得。他那裡原相通。非全掉謊也。

朱子深詆佛法之非。有人曰。信有之。朱子曰。君見否。其人曰。曾聞有鬼為祟。但聞寺鐘一叩。則鬼一伏。朱子曰。大抵鬼亦公輩所為。生時如此。信向死後焉得不爾。此雖戲言。實有名理。今使有一異僧。便傾城往觀。施舍駢雜。若這些人死了。魂魄不散。自然還是如此。高一邊人說世並無鬼。低一邊人說到處皆鬼者。皆失之。昔韓文懿公。疾病困時。李文貞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眾崇遶榻。徹夜叫譟。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臻。其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及旦使人訪問。則西河

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於困。李曰。今者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為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囑。後文貞將此事載之語錄。大抵僧家之普度。即先王祭厲之義。於理所有者。即不當斷以為無。但亦不宜如僧家說得全是鬼物為政耳。

宋儒教人學聖賢。先自不妄語始。此是切實法門。昔人有云。佛言平等。而乘獅坐象。平何有焉。道言戒殺。而烹麟炮鳳。殺更甚焉。此儒教之所以無弊也。居易錄云。阿含經言。人壽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下至賢劫第三尊迦葉佛出世。人壽亦二萬歲。其次第四尊即釋迦牟尼佛。當周昭王時。年三十成道。住世四十九年。年止七十九耳。去第三尊世尚未遠。何以壽遽不滿百乎。內經素問載岐伯對黃帝云。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故能形與神俱。而盡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人不然。故半百而衰。則五帝之前。年壽與末世無異。以此證阿含經叙七佛誕妄較然。乃小司馬補三皇本紀。又云。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其誕妄與阿含經又何異哉。

乾隆庚子歲。二藏活佛來朝。供帳極一時之盛。所過境內。有司奔走恐後。儲侍惟恐。

不周老弱男婦環擁蹶趨而頂禮者如恒河沙數佛軀幹豐偉方口重頤兩耳及肩笑容可掬儼世所塑布袋和尚狀時方盛夏所乘輿上有片雲覆之而行每風來塵土漲天衆咸叩頭請雨譯者代白輒見其一手疊訣口喃喃作咒倏爾雲色油油雨絲飄颺旋即晴霽灑塵而已不能久也或億兆環繞道遏不行忽如大笑聲如洪濤飲飲大衆不覺一時頓首伏地道乃劃然中分輿去如飛愚婦子旋即飛行追尾俄復圍合不能禁也至京居 雍和宮來謁者日以千計跪而趨前自摘其帽佛俯身摩其頂有摩而笑者有摩而閉目掩口者有摩而側首旁睨者各示區別受者無不歡喜作禮而去京城內外僧衆無遠近無老幼咸來參謁五體投地佛乃高坐跏趺無少動也有淮陽僧號達天者飲酒食肉如常人獨不往或怪之曰彼夷僧我天朝法侶也若且伏我我豈為若屈哉或不信於是偏袒杖錫往及門語門者云可傳語大師某來速出迎語入佛竟出僧曰若識我乎譯者轉告曰識得曰既識何弗拜也佛遽拜之僧乃以錫卓地大言曰若本不合來而竟來吾恐隻履歸時未必肉身而西也譯者具以告佛竟投地不起僧乃杖錫出未幾佛竟以出痘死有好事撰一對云杳杳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時傳為笑柄按宋元祐間

高麗王棄家為僧。號義天。航海至。上疏乞偏厯叢林。詔朝奉郎楊傑為館伴使。至吳中。諸刹皆飲餞。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了元。高坐禪床。受其展謁。楊驚問。了元曰。若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矩如是。不可易。如達天者。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退庵隨筆卷十八終